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孝經注疏

傳述人序
卷一至三

臣金士松詳校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珩



孝經注疏

目錄

孝經注解傳述人

孝經注疏序

孝經序

卷一

開宗明義章

天子章

卷二

諸侯章

卿大夫章

士章

卷三

庶人章

三才章

卷四

孝治章

卷五

聖治章

卷六

紀孝行章

五刑章

廣要道章

卷七

廣至德章

廣揚名章

諫諍章

卷八

感應章

事君章

卷九

喪親章

臣等謹案孝經注疏九卷唐明皇御注宋邢

昺等疏至道二年判監李玉請命李沆杜鎬纂孝經正義從之咸平初以昺代領其事取元行冲疏約而修之崇文總目云行冲疏外餘家尚多皆猥俗鄙陋不足行遠昺等據元氏本增損之是也其後司馬光有古文孝經指解多閨門一篇蓋本顏芝所傳朱子則有孝經刊誤謂此經多由後人附益而考證詳

博則共推正義焉明刻本不載釋文今本皆
補入乾隆四十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孝經注疏傳述人

唐 陸德明 撰

孝經者孔子為弟子曾參說孝道因明天子庶人五等之孝事親之法亦遭焚燼河間人顏芝為秦禁藏之漢氏尊學芝子貞出之是為今文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蒼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凡十八章又有古文出于孔氏壁中別有閨門一章自餘分析十八章總為二十二章孔安國作傳劉

向校書定為十八後漢馬融亦作古文孝經傳而世
不傳世所行鄭注相承以為鄭玄案鄭志及中經簿
無唯中朝穆帝集講孝經云以鄭玄為主檢孝經注
與康成注五經不同未詳是非

江左中興孝經論語
共立鄭氏博士一人

古文孝經世既不行今隨俗用鄭注十八章本孔安

國馬融鄭衆鄭玄王肅蘇林

字孝友陳留人
魏散騎常侍

何晏

字平

叔南陽人魏吏部尚

書駙馬都尉關内侯劉劭

字孔才廣平人魏
光祿勳一云劉熙

韋昭

字弘

嗣吳郡人吳侍中領左國史
高陵亭侯為晉諱改為曜

徐整謝萬孫氏

不詳
何人楊

泓

天水人東晉給事中

袁宏

字彥伯陳郡人東晉東陽太守

虞槃佑

字弘猷高平人東晉

處士

庾氏

不詳何人

殷仲文

陳郡人東晉東陽太守

車胤

字武子南平人東晉丹陽

尹荀昶

字茂祖潁川人宋中書郎

孔光

字文泰東莞人

何承天

東海人宋廷尉卿

釋慧琳

秦郡人宋世沙門

王玄載

字彥休下邳人齊光祿大夫

明僧紹並

注孝經皇侃撰義疏先儒無為音者

孝經注解傳述人

孝經注解傳述人考證

注解傳述人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蒼諫大夫翼奉
安昌侯張禹傳之○漢書藝文志長孫氏說二篇江
氏翼氏后氏說各一篇安昌侯說一篇

又有古文出于孔氏壁中○

臣清植

按家語云孔騰藏

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漢紀尹敏傳云孔
鮒所藏隋志云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其末孫
惠所藏之書皆古文也史通亦以為孔惠所藏諸編

互異未詳孰是

孔安國作傳○家語後序安國為孝經傳二篇

劉向校書定為十八○

臣清植

按說文云古文孝經建

武時議郎衛宏所校者古文也此則并合今古文而校之

今隨俗用鄭注十八章本○

臣清植

按三朝志五代以

來孔鄭注皆亡周顯德中新羅獻別序孝經即鄭注者而崇文總目以為咸平中日本僧裔然所獻未審

孰是

孝經注解傳述人考證

孝經注疏序

翰林學士邢昺撰

孝經者百行之宗五教之要自昔孔子述作垂範將
來奧旨微言已備解乎注疏尚以辭高旨遠後學難
盡討論今特剪截元疏旁引諸書分義錯經會合歸
趣一依講說次第解釋號之為講義也

孝經注疏序

孝經注疏序

成都府學主鄉貢傅注奉右撰

夫孝經者孔子之所述作也述作之旨者昔聖人蘊大聖德生不偶時適值周室衰微王綱失墜君臣僭亂禮樂崩頽居上位者賞罰不行居下位者褒貶無作孔子遂乃定禮樂刪詩書讚易道以明道德仁義之源修春秋以正君臣父子之法又慮雖知其法未知其行遂說孝經一十八章以明君臣父子之行所

寄知其法者修其行知其行者謹其法故孝經緯曰
孔子云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
在孝經是知孝經雖居六籍之外乃與春秋為表裏
先儒或云夫子為曾參所說此未盡其指歸也蓋曾
子在七十弟子中孝行最著孔子乃假立曾子為請
益問答之人以廣明孝道既說之後乃屬與曾子洎
遭暴秦焚書並為煨燼漢膺天命復闡微言孝經河
間顏芝所藏因始傳之于世自西漢及魏歷晉宋齊

梁注解之者迨及百家至有唐之初雖備存祕府而簡編多有殘缺傳行者唯孔安國鄭康成兩家之注并有梁博士皇侃義疏播於國序然辭多紕繆理昧精研至唐玄宗朝乃詔羣儒學官俾其集議是以劉子玄辯鄭注有十謬七惑司馬堅斥孔注多鄙俚不經其餘諸家注解皆榮華其言妄生穿鑿明皇遂於先儒注中採摭菁英芟去煩亂撮其義理允當者用為注解至天寶二年注成頒行天下仍自八分御札

勒于石碑即今京兆石臺孝經是也

孝經注疏序

孝經注疏序考證

孝經注疏序孔子乃假立曾子為請益問答之人○呂
維祺曰所云假立曾子斷不其然朱子直以為曾子
門人記錄之書觀仲尼居曾子侍及中間子曰字理
亦近似蓋此書疑曾子與其門人所記然必有經孔
子裁定故曰行在孝經也

臣照

按孔子曰吾志在春

秋行在孝經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作春秋託諸空
言而非見諸實事必明王興而孔子輔之乃能為東

周以行其志故曰志在春秋若孝經則大夫有大夫之孝士有士之孝庶人有庶人之孝殊塗而同歸莫非則天明而事地察固實事而非空言故曰行在孝經如以曾經孔子裁定而為行在孝經則春秋者孔子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矣豈轉不得為行在春秋乎

孝經注疏序考證

孝經序

唐明皇撰

宋邢昺疏

御製序并注疏

正義曰孝經者孔子為曾參陳孝道也漢初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蒼

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為異至劉炫遂以古孝經庶人章分為二曾子敢問章分為三又多閨門一章凡二十章桓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孝者事親之名經者常行之典按漢書藝文志云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又按禮記祭統云孝者畜也畜養也釋名云孝好也周書諡法至順曰孝總而言之道常在心盡其色養中情悅好承順無怠之義也爾雅曰善父母為孝皇侃曰經者常也法也此經為教任重道遠雖

復時移代革金石可消而為孝事親常行存世不滅是其常也為百代規模人生所資是其法也言孝之為教使可常而法之易有上經下經老子有道經德經孝為百行之本故名曰孝經經之創制孔子所撰也前賢以為曾參雖有至孝之性未達孝德之本偶於閒居因得侍坐參起問於夫子夫子隨而答參是以集錄因名為孝經尋繹再三將未為得也何者夫子刊緝前史而修春秋猶云筆則筆削則削四科十哲莫敢措辭案鉤命決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斯則修春秋撰孝經孔子之志行也何為重其志而自筆削輕其行而假他人者乎按劉炫述義其略曰炫謂孔子自作孝經本非曾參請業而對也士有百行以孝為本本立而後道行道行而後業就故曰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然則治世之要孰能非乎徒以教化之道因時立稱經典之目隨事表名至使威儀禮節之餘威傳當代孝悌德行之本隱而不彰

夫子運偶陵遲禮樂崩壞名教將絕特感聖心因弟子有請問之道師儒有教誨之義故假曾子之言以爲對揚之體乃非曾子實有問也若疑而始問答以申辭則曾子應每章一問仲尼應每問一答按經夫子先自言之非參請也諸章以次演之非待問也且辭義血脉文連旨環而開宗題其端緒餘章廣而成之非一問一答之勢也理有所極方始發問又非請業請答之事首章言先王有至德要道則下章云此之謂要道也非至德其孰能順民皆遙結道德不答曾子也舉此爲例凡有數科必其主爲曾子言首章答曾子已了何由不待曾子問更自述而脩之且三起曾參侍坐與之別二者是問也一者歎之也故假言乘閒曾子坐也與之論孝開宗明義上陳天子下陳庶人語盡無更端於曾子未有請故假參歎孝之大又說以孝爲理之功說之以終欲言其聖道莫大於孝又假參問乃說聖人之德不如於孝在前論敬

順之道未有規諫之事慙慙在悅色不可頓說犯顏
故須更借曾子言陳諫爭之義此皆孔子須參問非
參須問孔子也莊周之斥鷃笑鵬罔兩問影屈原之
漁父鼓枻大卜拂龜馬卿之烏有無是楊雄之翰林
子墨寧非師祖製作以為楷模者乎若依鄭說實居
講堂則廣延生徒侍坐非一夫子豈凌人侮衆獨與
參言邪且云汝知之乎何必直汝曾子而參先避席
乎必其徧告諸生又有對者當參不讓齊輩而獨答
乎假使獨與參言言畢參自集錄豈宜稱師字者乎
由斯言之經教發極夫子所撰也而漢書藝文志云
孝經者孔子為曾子陳孝道也謂其為曾子特說此
經然則聖人之有述作豈為一人而已斯皆誤本其
文致茲乖謬也所以先儒注解多所未行唯鄭玄之
六藝論曰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
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其言雖則不
然其意頗近之矣然入室之徒不一獨假曾子為言

以參偏得孝名也老子曰六親不和有孝慈然則孝慈之名因不和而有若萬行俱備稱為人聖則凡聖無不孝也而家有三惡舜稱大孝龍逢比干忠名獨彰君不明也孝己伯奇之名偏著母不慈也曾子性雖至孝蓋有由而發矣藜蒸不熟而出其妻家法嚴也耘瓜傷苗幾殞其命明父少恩也曾子孝名之大其或由茲固非參性遲朴躬行匹夫之孝也審攷經言詳稽炫釋實藏理於古而獨得之於今者與元氏雖同炫說恐未盡善今以藝文志及鄭氏所說為得其作經年先儒以為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而作春秋至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為證則作在魯哀公十四年後十六年前案鉤命決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據先後言之明孝經之文同春秋作也又鉤命決云孔子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則孝經之作在春秋後也○御者案大戴禮盛德篇云德法者御民之本也古之御政以治天下者冢宰之官

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故六官以為轡司會均入以為軌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地與人與事者亦有六政是故善御者正身同轡均馬力齊馬心唯其所引而之以取長道遠行可以之急疾可以御天地與人事此四者聖人之所乘也是故天子御者內史太史左右手也六官亦六轡也天子三公合以執六官均五政齊五法以御四者故亦唯其所引而之以之道則國治以之德則國安以之仁則國和以之聖則國平以之義則國成以之禮則國定此御政之禮也然則御者治天下之名若柔轡之御剛馬也家語亦有此文是以秦漢以來以御為至尊之稱又蔡邕獨斷曰御者進也凡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妃妾接於寢皆曰御至於器物製作亦皆以御言之故此云御也○製者裁剪述作之謂也故左傳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取此美名

故人之文章述作皆謂之製以此序唐玄宗所撰故
云御製也玄宗唐第六帝也諱隆基睿宗之子以延
和元年即位時年三十三在位四十五年年七十八
登遐諡曰明孝皇帝廟號玄宗開元十年製經序并
注○序者按詩頌云繼序思不忘毛傳云序緒也又
釋詁云敘緒也是序與敘音義同郭璞云又為端緒
然則此言序者舉一經之端緒耳○并注者并兼也
注著也解釋經指使義理著明也言非但製序兼亦
作注故云并也案今俗所行孝經題曰鄭氏注近古
皆謂康成而晉魏之朝無有此說晉穆帝永和十一
年及孝武太元元年再聚羣臣共論經義有荀晷者
撰集孝經諸說始以鄭氏為宗晉末以來多有異論
陸澄以為非玄所注請不藏於秘省王儉不依其請
遂得見傳至魏齊則立學官著作律令蓋由習俗無
識故致斯訛舛然則經非鄭玄所注其驗有十二焉
據鄭自序云遭黨錮之事逃難至黨錮事解注古文

尚書毛詩論語為袁譚所逼來至元城乃注周易都
無注孝經之文其驗一也鄭君卒後其弟子追論師
所注述及應對時人謂之鄭志其言鄭所注者唯有
毛詩三禮尚書周易都不言注孝經其驗二也又鄭
志目錄記鄭之所注五經之外有中候大傳七政論
乾象厯六藝論毛詩譜答臨碩難禮許慎異議釋廢
疾發墨守箴膏肓答甄守然等書寸紙片言莫不悉
載若有孝經之注無容匿而不言其驗三也鄭之弟
子分授門徒各述所言更為問答編錄其語謂之鄭
記唯載禮易論語其言不及孝經其驗四也趙商作
鄭玄碑銘具載諸所注箋驗論亦不言注孝經晉中
經簿周易尚書中候尚書大傳毛詩周禮儀禮禮記
論語凡九書皆云鄭氏注名玄至於孝經則稱鄭氏
解無名玄二字其驗五也春秋緯演孔圖注云康成
注三禮詩易尚書論語其春秋孝經則有評論宋均
詩譜序云我先師北海鄭司農則均是玄之傳業弟

子師有注述無容不知而云春秋孝經唯有評論非
玄所注特明其驗六也又宋均孝經緯注引鄭六藝
論敘孝經云玄又為之注司農論如是而均無聞焉
有義無辭令予昏惑舉鄭之語而云無聞其驗七也
宋均春秋緯注云為春秋孝經略說則非注之謂所
言又為之注者汎辭耳非事實其敘春秋亦云玄又
為之注寧可復責以實注春秋乎其驗八也後漢史
書存於代者有謝承薛瑩司馬彪袁山松等其所注
皆無孝經唯范氏書有孝經其驗九也王肅孝經傳
首有司馬宣王奉詔令諸儒注述孝經以肅說為長
若先有鄭注亦應言及而不言鄭其驗十也王肅注
書好發鄭短凡有小失皆在聖證若孝經此注亦出
鄭氏被肅攻擊最應煩多而肅無言其驗十一也魏
晉朝賢辯論時事鄭氏諸注無不撮引未有一言孝
經注者其驗十二也以此證驗易為討覈而代之學
者不覺其非乘後謬說競相推舉諸解不立學官此

注獨行於世觀言語鄙陋義理乖謬固不可示彼後來傳諸不朽至古文孝經孔傳本出孔氏壁中語甚詳正無俟商榷而曠代亡逸不被流行隋開皇十四年秘書學生王逸於京市陳人處買得一本送與著作王邵以示河間劉炫仍令校定而此書更無蕪本難可依憑炫輒以所見率意刊改因著古文孝經稽疑一篇故開元七年勅議之際劉子玄等議以為孔鄭二家雲泥致隔今綸旨煥發校其短長必謂行孔廢鄭於義為允國子博士司馬貞議曰今文孝經是漢河間王所得顏芝本至劉向以此參校古文省除繁惑定此一十八章其注相承云是鄭玄所作而鄭志及目錄等不載故往賢共疑焉唯荀昶范氏以為鄭注故昶集解孝經具載此注為優且其注縱非鄭玄而義旨敷暢將為得所雖數處小有非穩實亦未爽經旨其古文二十二章雖出孔壁先是安國作傳緣遭巫蠱未之行也昶集注之時尚未見孔傳中朝

遂亡其本近儒欲崇古學妄作傳學假稱孔氏輒穿鑿改更又偽作閨門一章劉炫詭隨妄稱其善且閨門之義近俗之語必非宣尼正說案其文云閨門之內具禮矣嚴親嚴兄妻子臣妾繇百姓徒役也是比妻子於徒役文句凡鄙不合經典又分庶人章從故自天子已下別為一章仍如子曰二字然故者逮下之辭既是章首不合言故是古人既沒後人妄開此等數章以應二十二之數非但經文不真抑亦傳文淺偽又注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其略曰脫之應功暴其肌體朝暮從事露髮徒足少而習之其心安焉此語雖旁出諸子而引之為注何言之鄙俚乎與鄭氏所云分別五土視其高下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優劣懸殊曾何等級今議者欲取近儒詭說而廢鄭注理實未可請准今式考經鄭注與孔傳依舊俱行詔鄭注仍舊行用孔傳亦存是時蘇宋文吏拘於流俗不能發明古義奏議排子玄令諸儒對定司馬貞

與學生都常等十人盡非子玄卒從諸儒之說至
十年上自注孝經頒于天下卒以十八章為定

朕聞上古其風朴略疏

正義曰自此以下至於序末凡有五段明義當段自解其指於

此不復繁文今此初段序孝之所起及可以教人而為
德本也朕者我也古者尊卑皆稱之故帝舜命禹曰朕
志先定禹曰朕德罔克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又屈原
亦云朕皇考曰伯庸是由古人質故君臣共稱至秦始
皇二十六年始定為天子之稱聞者目之不覩耳之所
傳曰聞上古者經典所說不同案禮運鄭玄注云中古
未有釜甑則謂神農為中古若易歷三古則伏羲為上
古文王為中古孔子為下古若三王對五帝則五帝亦
為上古故士冠記云大古冠布下云三王共皮弁則大
古五帝時也大古亦上古也以其文各有所對故上古
中古不同也此云上古者亦謂五帝以上也知者以下
云及乎仁義既有以禮運及老子言之仁義之盛在三

王之世則此上古自然當五帝以上也云其風朴畧者風教也朴質也略疏也言上古之君貴尚道德其於教化則質朴

雖因心之孝已萌而資敬之禮猶簡疏

正義曰因

猶親也資猶取也言上古之人有自然親愛父母之心如此之孝雖已萌兆而取其恭敬之禮節猶尚簡少也周禮大司徒教六行云孝友睦姻任恤注云因親於外親是因得為親也詩大雅皇矣云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士章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及乎仁義既有親譽

此其所出之文也故引以為序耳

益著疏

正義曰及乎者語之發端連上逮下之辭也仁者兼愛之名義者裁非之謂仁義既有謂三王

時也案曲禮云太上貴德鄭注云太上上帝皇之世又禮運云大道之行也鄭注云大道謂五帝時老子德經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是道德當三皇五帝時則仁義當三王之時可知也慈愛之心曰親聲

美之稱曰譽謂三王之世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
子其子親譽之道日益著見故曰親譽益著也

聖人

知孝之可以教人也疏

正義曰聖人謂以孝治天下之
明王也孝為百行之本至道之

極故經文云聖人之

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疏

正義

曰引下經文
以證義也

於是以順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揚名之義

彰矣疏

正義曰經云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又
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言人事兄能悌以之

事長則為順事親能孝移之事君則為忠
然後立身揚名傳於後世也昭彰皆明也

子曰吾志在

春秋行在孝經疏

正義曰此鉤命決文也言褒貶諸侯
善惡志在於春秋人倫尊卑之行在

於孝
經也

是知孝者德之本歟疏

正義曰論語云孝弟也者
其為仁之本歟今言孝者

德之本歟歟者嘆美之辭舉其大者而言
故但云孝德則行之總名故變仁言德也
經曰昔者明

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

子男乎疏

正義曰此第二段序已仰慕先世明王欲以博愛廣敬之道被四海也經曰至男乎此孝

治章文也故言經曰言小國之臣尚不敢遺棄何況於
五等列爵之君乎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爵也白虎通曰
公者通也公正無私之意也春秋傳曰王者之後稱公
侯者侯也侯順逆也伯者長也為一國之長也子者字
也常行字愛於人也男者任也常任王事也王制云公
侯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至於周公時增地
益廣加賜諸侯之地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
二百里男一百里公為上等侯伯為中等子男為下等
言小國之臣謂
子男之臣也

朕嘗三復斯言景行先哲疏

正義曰復猶覆也斯

此也景明也哲智也言每讀經至此科三度反覆重讀
庶幾法則此有明行者先世聖智之明王也論語云南
容三復白圭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是其類也
雖無德教加於百姓疏正義曰上意思行教也

也

庶幾廣愛形於四海疏

正義曰此上意思行教也庶幾猶幸望既謙言無德

教加於百姓唯幸望以廣敬博愛之道著見於四夷也
案經作刑刑法也今此作形則形猶見也義得兩通無
煩改字四海即四夷也又經別釋嗟乎夫子沒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

義乖疏

正義曰此第三段歎夫子沒後遭世陵遲典籍散亡傳注踳駁所以撮其樞要而自作注也嗟

乎上嘆辭也夫子孔子也以嘗為魯大夫故云夫子案
史記云孔子生魯國昌平阪邑魯襄公二十二年生年
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巳丑卒葬魯城北泗上
而微言絕者藝文志文李奇曰隱微不顯之言也顏師

古曰精微要妙之言耳言夫子沒後妙言
咸絕七十子既喪而異端並起大義悉乖
況泯絕於秦

得之者皆煨燼之末疏

正義曰泯滅也秦者隴西谷名
也在雍州鳥鼠山之東北昔臯

陶之子伯翳佐禹治水有功舜命作虞賜姓曰嬴其末
孫非子為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間封為附庸邑于秦
谷及非子之曾孫秦仲周宣王又命為大夫仲之孫襄
公討西戎救周周室東遷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為諸
侯春秋時稱秦伯至孝公子惠文君立是為惠王及莊
襄王為秦質子於趙見呂不韋姬說而取之生始皇按
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為政姓趙氏
年十三莊襄王死政代立為秦王至二十六年平定天
下號曰始皇帝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齊人淳于
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立功臣自為枝
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
無輔拂何以輔政哉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

相襲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之所知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制曰可三十五年以為諸生誹謗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是經籍之道滅絕於秦說文云煨盆火也燼火餘也言遭秦焚坑之後典籍滅絕雖僅有存者皆火餘之微末耳若伏勝尚書顏貞孝經之類是也

濫觴於漢傳之者皆糟粕

之餘疏

正義曰案家語孔子謂子路曰夫江始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津也不舫舟不避風

雨不可以涉王肅曰觴所以盛酒者言其微也又文選郭景純江賦曰惟岷山之導江初發源乎濫觴臣翰注云濫謂汎濫小流貌觴酒醕也謂發源小如一醕漢者巴蜀之間水名也二世元年諸侯叛秦沛人共立劉季以為沛公二年八月入秦秦相趙高殺二世立二世兄子子嬰冬十月為漢元年子嬰二年春正月項羽尊楚

懷王為義帝羽自立為西楚霸王更立沛公為漢王王
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五年破項羽斬之六年二
月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陽遂取漢為天下號若商周然
也漢興改秦之政大收篇籍言從始皇焚燒之後至漢
氏尊學初除挾書之律有河間人顏貞出其父芝所藏
凡一十八章以相傳授言其至少故曰濫觴於漢也其
後浸盛則如江矣釋名曰酒滓曰糟浮米曰粕既以濫
觴況其少因取糟粕比其微言醇粹既喪但餘此糟粕
耳

故魯史春秋學開五傳疏

正義曰故者因上知下之語夫子約魯史春秋學開

五傳者謂各專已學以相教授分經作傳凡有五家開
則分也五傳者案漢書藝文志云左氏傳三十卷左丘
明魯太史也公羊傳十一卷公羊子齊人名高受經於
子夏穀梁傳十一卷名赤魯人糜信云與秦孝公同時
十錄云名傲字元始風俗道云子夏門人鄒氏傳十一
卷漢書云王吉善鄒氏春秋夾氏傳十一卷有錄無書

其鄒夾二家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故不顯于世蓋王莽時亡失耳

國風雅頌分為四詩

疏

正義曰詩有國風小雅大雅周頌魯頌商頌故曰國風雅頌四詩者毛詩韓詩齊詩魯詩也毛詩自夫子

授卜商傳至大毛公名亨大毛公授毛萇趙人為河間獻王博士先有子夏詩傳一卷萇各置其篇常存其作

者至後漢大司農鄭玄為之箋是曰毛詩韓詩者漢文帝時博士燕人韓嬰所傳武帝時與董仲舒論於上前

仲舒不能難至晉無人傳習是曰韓詩齊詩者漢景帝時博士清河太傅轅固生所傳號齊詩傳夏侯始昌昌

授后蒼輩門人尤盛後漢陳元方亦傳之至西晉亡是曰齊詩魯詩者漢武帝時魯人中公所述以經為訓詁

教之無傳疑者則闕號為魯詩

去聖逾遠源流益別疏

正義曰逾越也百川之本曰源

水行曰流增多曰益言秦漢而下上去孔子聖越遠孝經本是一源諸家增益別為眾流謂其文不同也

近

觀孝經舊注踏駁尤甚疏

正義曰孝經今文稱鄭玄注古文稱孔安國注先儒詳之

皆非真實而學者互相宗尚踏乖也駁錯也尤過也今言觀此二注乖錯過甚故言踏駁尤甚也

至於

跡相祖述殆且百家疏

正義曰至於者語更端之辭也跡蹤跡也祖始也因明之曰

迷言學者蹤跡相尋以在前者為始後人從而迷脩之若仲尼祖述堯舜之為也殆近也言近且百家目其多也考其人今文則有魏王肅蘇林何晏劉邵吳韋昭謝萬徐整晉袁宏虞翻佑東晉楊泓殷仲文車胤孫氏庾氏荀昶孔光何承天釋慧琳齊王玄載明僧紹及漢之長孫氏江翁翼奉后蒼張禹鄭眾鄭玄所說各擅為一家也其梁皇侃撰義疏三卷梁武帝作講疏賀瑒嚴植之劉貞簡明山賓咸有說隋有鉅鹿魏真克者亦為之訓注其古文出自孔氏壞壁本是孔安國作傳會正蠱事其本亡失至隋王邵所得以送劉炫炫敘其得喪迷

其義疏議之劉綽亦作疏與鄭義俱行又馬融亦作古文孝經傳而世不傳此皆祖述名家者也

業擅

專門猶將十室疏

正義曰上言百家者大略皆祖述而已其於傳守已業專門命氏者尚自

將近十室室則家也爾雅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其內謂之家但與上百家變文耳故言十室其十室之名序不指摘不可強言蓋后

希升堂者必自開戶牖疏

正義曰希望也論語云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夫子言仲由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今祖述孝經之人望升夫子之堂者既不得其門而入必自

攀逸駕者必騁

殊軌轍疏

正義曰攀引也逸駕謂奔逸之車駕也案莊子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

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瞪若乎後耳言夫子之道神速不可及也今祖述孝經之人欲仰慕攀引

夫子奔逸之駕者既不得直道而行必馳騁於殊異之軌轍矣言不知道之無從也兩轍之間曰軌車輪所轍曰

是以道隱小成言隱浮偽疏

正義曰道者聖人之大道也隱蔽也小成謂小

道而有成德者也言者夫子之至言也浮偽謂浮華汎辨也言此穿鑿馳騁之徒唯行小道華辨致使大道至言皆為隱蔽真實則不可隱故莊子內篇齊物論云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此文與彼同唯榮華作浮偽其文意則不異也

且傳以

通經為義義以必當為主疏

正義曰且者語辭傳者注解之別名傳釋經意傳示

後人則謂之傳注者著也約文數暢使經義著明則謂之注作傳曰題不為義例或曰前漢以前名傳後漢以來名注蓋亦未然例則馬融亦謂之傳知或說非也此言傳注解釋則以通暢經指為義義之裁斷則以必然

當理為主也

至當歸一精義無二疏

正義曰至極之當必歸於一精妙之義焉有二

三將言諸家不同宜會合之也

安得不翦其繁蕪而撮其樞要也疏

正義

曰安何也諸家之說既互有得失何得不翦截繁多蕪穢而撮取其樞機要道也

韋昭王肅先

儒之領袖虞翻劉劭抑又次焉疏

正義曰自此至有補將來為第四段序作

注之意舉六家異同會五經旨趣數暢經義垂益將來也吳志曰韋曜字弘嗣吳郡雲陽人本名昭避晉文帝諱改名曜仕吳至中書僕射侍中領左國史封高陵亭侯魏志曰王肅字子雍王朗之子仕魏歷散騎黃門侍郎郎散騎常侍兼太常吳志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漢末舉茂才曹公辟不就仕吳以儒學聞為老子論語國語訓注傳於世魏志劉劭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仕魏歷散騎常侍賜爵關內侯著人物志百篇此指言韋王所

學在先儒之中如衣之有領袖也虞劉二家亞次之抑語辭也

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

譏康成之注疏

正義曰隋書云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炫左畫方右畫圓口誦目數耳聽五

事並舉無所遺失仕後周直門下省竟不得官縣司責其賦役炫自陳於內史乞送吏部吏部尚書韋世康問其所能炫自為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頗少子史文集嘉言美事咸誦於心天文律厯窮微妙公私文翰未嘗舉手吏部竟不詳試除殿內將軍仕隋歷大學博士罷歸河間賊中餓死諡宣德先生初炫既得王邵所送古文孔安國注本遂著古文稽疑以明之蕭子顯齊書曰陸澄字彥淵吳郡吳人也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起家仕宋至齊歷國子祭酒光祿大夫初澄以晉荀昶所學為非鄭玄所注請不藏秘書王儉違其議

在理或當

何必求人疏

正義曰言但在注釋之理允當不必譏非其人也求猶責也

今故特舉

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疏

正義曰六家即韋昭王肅虞翻劉劭劉炫陸澄

也言舉此六家而又會合諸經之旨趣耳

約文敷暢義則昭然疏

正義曰約省也敷布

也暢通也言作注之體直約省其文不假繁多能徧布通暢經義使之昭明也然辭也

分注錯經

理亦條貫疏

正義曰謂分其注解間錯經文也經注雖然分錯其理亦不相亂而有條有貫也書

云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論語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是條貫之理也

寫之琬琰庶有補

於將來疏

正義曰案考工記玉人職云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注云琬猶圓也王使之瑞節也諸侯

有德王命賜之使者執琬圭以致命焉繅藉也又云琬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注云凡圭琬上寸半琬圭

琰半以上又半為瑑飾諸侯有為不義使者征之執以
為瑞節也除慝誅惡逆也易行去繁苛今言以此所注
孝經寫之琬圭琰圭之上若簡策之為庶幾有所裨補
於將來學者或曰謂刊石也而言寫之琬琰者取其美
名耳

且夫子談經志取垂訓疏

正義曰自此至序末為第五段言夫子之經言約意

深注繁文不能具載仍作疏義以廣其旨也雖五孝之

用則別而百行之源不殊疏

正義曰五孝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五等所行

之孝也言此五孝之用雖尊卑不同而孝為百行之源則其致一也是以一章之中凡有

數句一句之內意有無明疏

正義曰積句以成章章者明也總義包體所以明情

者也句必聯字而言句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言夫子所修之經志在殷勤垂訓所以一章之中凡

有數句一句之內意有兼明者也
若移忠移順博愛廣敬之類皆是
具載則文繁略之又

義闕疏

正義曰言作注之體意在約文
敷暢復恐太略則大義或闕

今存於疏用廣

發揮疏

正義曰此言必須作疏之義也
發揮散若其注文未備者則具存於疏用此義疏

以廣大發越掉敬
夫子之經旨也

孝經序

孝經序考證

唐明皇御製序疏至古文孝經孔傳本出孔氏壁中○
許沖曰說文云古文孝經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按
志云孔氏壁中古文則與尚書同出也蓋始出於武
帝時至昭帝時乃獻之

而曠代亡逸不被流行○隋志安國之本亡於梁亂

夫子沒而微言絕疏云藝文志文○

臣清植

按此句乃

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中語班志蓋引用之耳

濫觴於漢疏云子嬰二年春正月項羽尊楚懷王為義
帝羽自立為西楚霸王更立沛公為漢王○臣清植

按漢書高祖本紀羽自立及立沛公皆二月事此作
正月疑羽自立上脫二月兩字

學開五傳疏公羊傳十一卷穀梁傳十一卷○隋志春
秋公羊傳十二卷梁有春秋穀梁傳十五卷卷數與
漢志異

分為四詩疏毛詩自夫子授卜商傳至大毛公名亨○

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
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大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申
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
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

孝經序考證

孝經注疏卷一

唐明皇御注

陸德明音義

宋邢昺校

開宗明義章第一疏

正義曰開張也宗本也明顯也義理也言此章開張一經之宗

本顯明五孝之義理故曰開宗明義章也第次也一數之始也以此章總標諸章以次結之故為第一冠

諸章之首焉案孝經遭秦坑焚之後為河間顏芝所藏初除挾書之律芝子貞始出之長孫氏及江翁后

蒼翼奉張禹等所說皆十八章及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二十二章孔安國作傳劉向校經籍比量二

本除其煩惑以十八章為定而不列名又有荀昶集其錄及諸家疏並無章名而援神契自天子至庶人

五章唯皇侃標其目而冠於章首今鄭注見章名豈先有改除近人追遠而為之也御注依古今集詳議儒官連狀題其章名重加商量遂依所請章者明也謂分析科段使理章明說文曰樂歌竟為一章章字從音從十謂從一至十十數之終諸書言章者蓋因風雅凡有科段皆謂之章焉言天子庶人雖列貴賤而立身行道無限高卑故次首章先陳天子等差其貴賤以至庶人次及三才孝治聖治三章並敘德教之所由生也紀孝行章敘孝子事親為先與五刑相因即夫孝始於事親也廣要道章廣揚名章即先王有至德要道揚名於後世也揚名之上因諫諍之臣從諫之君必有應感三章相次不離於揚名事君章即中於事君也喪親章繼於諸章之末言孝子事親之道紀也皇侃以開宗及紀孝行喪親等三章通於貴賤今案諫諍章大夫已上皆有爭臣而士有爭友父有爭子亦該貴賤則通於貴賤者有四焉

仲尼居注仲尼孔子字居謂閒居曾子侍注曾子孔子

弟子侍謂侍坐音義

尼女持反仲尼取象尼丘山又音夷字作尼古夷字也援神契云蟲

也居如字說文作尻音同鄭玄云尻尻講堂也王肅云閒居也孔安國云靜而思道也曾則能反姓也子男子美稱也曾子孔子弟子也名參字子與魯人也或作參音同義別下皆同侍卑在尊者之側曰侍疏正

義

曰夫子以六經設教隨事表名雖道由孝生而孝綱未舉將欲開明其道垂之來裔以曾參之孝先有重名乃假因閒居為之陳說自標已字稱仲尼居呼參為子稱曾子侍建此兩句以起師資問答之體似若別有承受而記錄之注仲尼至閒居○正義曰云仲尼孔子字者案家語云孔子父叔梁紇娶顏氏之女徵在徵在既往廟見以夫年長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丘山以祈焉孔子故名丘字仲尼夫伯仲者長幼之次也仲尼有兄字

伯故曰仲其名則案桓六年左傳申繻曰名有五其三
曰以類命為象杜注云若孔子首象尼丘蓋以孔子生
而圩頂象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而劉瓛述張禹之義
以為仲者中也尼者和也言孔子有中和之德故曰仲
尼殷仲文又云夫子深敬孝道故稱表德之字及梁武
帝又以丘為聚以尼為和今並不取仲尼之先殷之後
也案史記殷本紀曰帝嚳之子契為堯司徒有功堯封
之於商賜姓子氏契後世孫湯滅夏而為天子至湯裔
孫有位無道周武王殺之封其庶兄微子啟於宋案家
語及孔子世家皆云孔子其先宋人也宋閔公有子弗
父何長而當立讓其弟厲公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
勝生正考父正考父受命為宋卿生孔父嘉嘉別為公
族故其後以孔為氏或以為用乙配子或以滴溜穿石
其言不經今不取也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皐夷
父皐夷父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防叔生伯夏伯
夏生叔梁紇紇生孔子也云居謂閒居者古文孝經云

仲尼閒居蓋謂乘閒居而坐與論語云居吾語汝義同而與下章居則致其敬不同注曾子至侍坐○正義曰云曾子孔子弟子者案史記仲尼弟子傳稱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與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故知是仲尼弟子也云侍謂侍坐者言侍孔子而坐也案古文云曾子侍坐故知侍謂侍坐也卑者在尊側曰侍故經謂之侍凡侍有坐有立此曾子侍即侍坐也曲禮有侍坐於先生侍坐於所尊言明侍坐於夫子也

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

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注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言先代

聖德之王能順天下人心行此至要之化則上下臣人

和睦無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

注參曾子名也禮師有問避席起答敏達也言參不達何足知此至要之義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注人之行莫大於孝故為德本教之所由生也注言教從孝而生復

坐吾語汝注曾參起對故使復坐音義

子孔子也古者稱師曰子曰語

辭也從乙在口上乙象氣人將發語口上有氣故曰字缺上也凡曰皆放此先王鄭玄云禹三王最先者案五帝官天下三王禹始傳於殷於殷配天故為孝教之始王謂文王也至德鄭云至德孝悌也王云孝為德之至也要因妙反注同道鄭云要道禮樂也王云孝為道之要睦音目字林云忘六反怨紆萬反敏密隕反達也夫音符下同之行下孟反復疏正義曰子者孔子自謂案音服注同坐在卧反注同公羊傳云子者男子通稱

也古者謂師為子故夫子以子自稱曰者辭也言先代
聖帝明王皆行至美之德要約之道以順天下人心而
教化之天下之人被服其教用此之故並自相和睦上
下尊卑無相怨者參汝能知之乎又假言參聞夫子之
說乃避所居之席起而對曰參性不聰敏何足以知先
王至德要道之言義既敘曾子不知夫子又為釋之曰
夫孝德行之根本也釋先王有至德要道謂至德要道
元出於孝孝為之本也云教之所生也者此釋以順天
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謂王教由孝而生也孝道深廣
非立可終故使復坐吾語汝也注孝者至無怨○正義
曰云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者依王肅義德以孝而至
道以孝而要道德不離於孝殷仲文曰窮理之至以一
管眾為要劉炫曰性未達何足知言性未達何足知
至要之義者謂自云性不達何足知此先王至德要道
之義也注人之至德本○正義曰此依鄭注引其聖治
章文也言孝行最大故為德之本也德則至德也注言

教從孝而生○正義曰此依韋注也案禮記祭義稱曾子云衆之本教曰孝尚書敬敷五教解者謂教父以義教母以慈教兄以友教弟以恭教子以孝舉此則其餘順人之教皆可知也注曾參至復生○正義曰此義已見於上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注父母

全而生之已當全而歸之故不敢毀傷立身行道揚名

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注言能立身行此孝道自

然名揚後世光顯其親故行孝以不毀為先揚名為後

音義

膚方于反毀如字蒼頡篇云毀破也廣雅云虧也

疏

正義曰身謂躬也體謂四支也髮謂毛髮

膚謂皮膚禮運曰四體既正膚革充盈詩曰鬢髮如雲此則身體髮膚之謂也言為人子者常須戒慎戰戰兢兢

兢恐致毀傷此孝行之始也又言孝行非唯不毀而已
須成立其身使善名揚於後代以光榮其父母此孝行
之終也若行孝道不至揚名榮親則未得為立身也注
父母至毀傷○正義曰云父母全而生之已當全而歸
之者此依鄭注引祭義樂正子春之言也言子之初生
受全體於父母故當常自念慮至死全而歸之若曾子
啟手啟足之類是也云故不敢毀傷者毀謂虧辱傷謂
損傷故夫子云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及鄭注
周禮禁殺戮云見血為傷是也注言能至為後○正義
曰云言能立身行此孝道者謂人將立其身先須行此
孝道也其行孝道之事則下文始於事親中於事君是
也云自然揚名後世光顯其親者皇侃云若生能行孝
沒而揚名則身有德譽乃能光榮其父母也因引祭義
曰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又引哀公問
稱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
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此則揚名榮親也云故

行孝以不毀為先者全其身為孝子之始也云揚名為後者謂後行孝道為孝之終也夫不敢毀傷闔棺乃止立身行道弱冠須明經雖言其始終此畧示有先後非謂不敢毀傷唯在於始立身獨在於終也明不敢毀傷立身行道從始至末兩行無怠此於次有先後非於事理有終始也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

事君終於立身注言行孝以事親為始事君為中忠孝

道著乃能揚名榮親故曰終於立身也

疏正義曰夫為人子者先能

全身而後能行其道也夫行道者謂先能事親而後能立其身前言立身未示其跡其跡始者在於內事其親中者在於出事其主忠孝皆備揚名榮親是終於立身注言行至身也○正義曰云言行孝以事親為始事君為中者此釋始於事親中於事君也云忠孝道著乃能揚名榮親故曰終於立身也者此釋終於立身也然能

事親事君理兼士庶則終於立身此道貴賤焉鄭玄以
為父母生之是事親為始四十強而仕是事君為中七
十致仕是立身為終也者劉炫駁云若以始為在家終
為致仕則兆庶皆能有始人君所以無終若以年七十
者始為孝終不致仕者皆為不立則中壽
之輩盡曰不終顏子之流亦無所立矣

大雅云無念

爾祖聿修厥德注詩大雅也無念念也聿述也厥其也

義取恒念先祖述修其德音義

大雅云此文王之詩六章文無念鄭玄云無念

無忘也爾雅云勿念也聿疏正義曰夫子敘述立身行
尹吉反爾雅云循也述也道揚名之義既畢乃引大
雅文王之詩以結之言凡為人子孫者常念爾之先祖
常述修其功德也注詩大至其德○正義曰云無念念
也聿述也者此並毛傳文云厥其也者釋言文云義取
恒念先祖述修其德者此依孔傳也謂述脩先祖之德

而行之此經有十一章引詩及書劉炫云夫子敘經申述先王之道詩書之語事有當其義者則引而證之示言不虛發也七章不引者或事義相違或文勢自足則不引也五經唯傳引詩而禮則雜引詩書及易並意及則引若汎指則云詩曰詩云若指四始之名即云國風大雅小雅魯頌商頌若指篇名即言勺曰武曰皆隨所便而引之無定例也鄭注云雅者正也方始發章以正為始亦無取焉

天子章第二疏

正義曰前開宗明義章雖通貴賤其跡未著故此以下至於庶人凡有五

章謂之五孝各說行孝奉親之事而立教焉天子至尊故標居其首案禮記表記云惟天子受命於天故曰天子白虎通云王者父天母地亦曰天子虞夏以上未有此名殷周以來始謂王者為天子也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注博愛也敬親者不敢慢於

人注廣敬也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

海注刑法也君行博愛廣敬之道使人皆不慢惡其親

則德教加被天下當為四夷之所法則也蓋天子之孝

也注蓋猶畧也孝道廣大此畧言之音義

子曰此一子曰通天子諸

侯卿大夫士庶人五章也惡烏路反注疏正義曰此陳

同舊如字慢亡諫反俗作慢盡津忍反天子之孝也

所謂愛親者是天子身行愛敬也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者是天子施化使天下之人皆行愛敬不敢慢惡於其親也親謂其父母也言天子豈唯因心內恕克己復禮自行愛敬而已亦當設教施令使天下之人不慢惡於其父母如此則至德要道之教加被天下亦當使四海蠻夷慕化而法則之此蓋是天子之行孝也孝經

援神契云天子行孝曰就言德被天下澤及萬物始終成就榮其祖考也五等之孝惟於天子章稱子曰者皇侃云上陳天子極尊下列庶人極卑尊卑既異恐嫌為孝之理有別故以一子曰通冠五章明尊卑貴賤有殊而奉親之道無二注博愛也○正義曰此依魏注也博大也言君愛親又施德教於人使人皆愛其親不敢有惡其父母者是博愛也注廣敬也○正義曰此依魏注也廣亦大也言君敬親又施德教於人使人皆敬其親不敢有慢其父母者是廣敬也孔傳以人為天下衆人言君愛敬已親則能推已及物謂有天下者愛敬天下之人有一國者愛敬一國之人也不惡者為君常思安人為其興利除害則上下無怨是為至德也不慢者則曲禮曰母不敬書曰為人上者奈何不敬君能不慢於人脩己以安百姓則千萬人悅是為要道也上施德教人用和睦則分崩離析無由而生也案禮記祭義稱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

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
年老者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斯亦不敢慢於
人也所以於天子章明愛敬者王肅韋昭云天子居四
海之上為教訓之主為教易行故寄易行者宣之然愛
之與敬解者衆多沈宏云親至結心為愛崇恪表迹為
敬劉炫云愛惡俱在於心敬慢並見於貌愛者隱惜而
結於內敬者嚴肅而形於外皇侃云愛敬各有心迹
烝至惜是為愛心溫清搔摩是為愛迹肅肅悚悚是為
敬心拜伏擎跪是為敬迹舊說云愛生於真敬起自嚴
孝是真性故先愛後敬也舊問曰天子以愛敬為孝及
庶人以躬耕為孝王者並相通否梁王答云天子既極
愛敬必須五等行之然後乃成庶人雖在躬耕豈不愛
敬及不驕不溢已下事邪以此言之五等之孝互相通
也然諸侯言保社稷大夫言守宗廟士言保其祿位而
守其祭祀以例言之天子當云保其天下庶人當言保
其田農此畧之不言何也左傳曰天子守在四夷故愛

敬盡於事親之下而言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保守之理已定不煩更言保也庶人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保守田農不離於此既無守任不假旨保守也注刑法至則也○正義曰云刑法也者釋詁文云君行博愛廣敬之道使人皆不慢惡其親者是天子愛敬盡於事親又施德教使天下之人皆不敢慢惡其親也云則德教如被於天下者釋刑于四海也百姓謂天下之人皆有族姓言百舉其多也尚書云平章百姓則謂百姓為百官為下有黎民之文所以百姓非兆庶也此經德教加於百姓則謂天下百姓為與刑于四海相對四海既是四夷則此百姓自然是天下兆庶也經典通謂四夷為四海案周禮記爾雅皆言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謂之四夷或云四海故注以四夷釋四海也孫炎曰海者晦暗無知也注蓋猶至畧言之○正義曰此依魏注也案孔傳云蓋者辜較之辭劉炫云辜較猶梗槩也孝道既廣此纔舉其大略也劉瓛云蓋者不終盡之辭明

孝道之廣大此畧言之也皇侃云畧陳如此未能究竟
是也鄭注云蓋者謙辭據此而言蓋非謙也劉炫駁云
若以制作須謙則庶人亦當謙矣苟以名位須謙夫子
曾為大夫於士何謙而亦云蓋也斯則卿士以上之言
蓋者並非謙辭可知也

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注甫刑即尚

書呂刑也一人天子也慶善也十億曰兆義取天子行

孝兆人皆賴其善音義

甫刑尚書作呂刑兆知從八正直表反十億曰兆民百萬曰兆

民賴鹿

疏

正義曰夫子述天子之行孝既畢乃引尚書

艾反

甫

刑篇之言以結成其義慶善也言天子一

人有善則天下兆庶皆倚賴之也善則愛敬是也一人

有慶結愛敬盡於事親已上也兆民賴之結而德教加

於百姓已下也注甫刑至善○正義曰云甫刑即尚書

呂刑也者尚書有呂刑而無甫刑也案禮記緇衣篇孔

子兩引甫刑辭與呂刑無別則孔子之代以甫刑命篇明矣今尚書為呂刑者孔安國云後為甫侯故稱甫刑知者以詩大雅嵩高之篇宣王之詩云生甫及申揚之水篇平王之詩不與我戍甫明子孫改封為甫侯不知因呂國改作甫名不知別封餘國而為甫號然子孫封甫穆王時未有甫名而稱為甫刑者後人以子孫之國號名之也猶若叔虞初封於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也劉炫以為遭秦焚書各信其學後人不能改正而兩存之也者非也諸章皆引詩此章獨引書者以孔子之言布在方策言必皆引詩書證事示不馮虛說義當詩意則引詩義當易意則引易此章與書意義相契故引為證也鄭注以書錄王事故證天子之章以為引類得象然引大雅證大夫引曹風證聖治豈引類得象乎此不取也云一人天子也者依孔傳也舊說天子自稱則言子一人予我也言我雖身處上位猶是人中之一耳與人不異是謙也若臣人稱之則惟言一人言四

海之內惟一人乃為尊稱也天子者帝王之爵猶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稱云慶善也者書傳通也云十億曰兆者古數為然云義取天子行孝兆人皆賴其善者釋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也姓言百民稱兆皆舉其多也

孝經注疏卷一

孝經注疏卷一考證

開宗明義章○朱子刊誤本但有分章章名悉削去

仲尼居○古文作閒居吳澄曰許慎說文所引孝經皆
古文也今按說文居字下引孝經仲尼居見得當時
古文居上即無閒字劉炫本增此一字妄矣

曾子侍○古文作侍坐吳澄曰小戴記云仲尼燕居子
張子貢言游侍孔子閒居子夏侍大戴記云孔子閒
居曾子侍並無坐字此經當為一例

音義曾子名參或作參音同義別○

臣清植

按唐韻

集韻參音森參音驂九經字樣曰參隸省作參與參不同今經典相承多用參

先王有至德要道○古文先王上有參字

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古文二句各無也字吳澄

曰劉炫本所減多是句末也字比今文更覺突兀

無念爾祖音義鄭玄云無念無忘也爾雅云勿念也○

朱子詩集傳云無念猶言豈得無念也

蓋天子之孝也○古文無也字

甫刑疏因呂國改作甫名○

臣清植

按蘇軾春秋列國

圖說有莒無呂疑此蓋呂姓而封於甫者尚書指其
姓故作呂刑他書傳指其國故作甫刑史記亦曰甫
侯言於王作修刑辟

孝經注疏卷一考證

孝經注疏卷二

唐明皇御注 陸德明音義 宋邢昺校

諸侯章第三疏

正義曰次天子之貴者諸侯也案釋詁云公侯君也不曰諸公者嫌涉天

子三公也故以其次稱為諸侯猶言諸國之君也皇侃云以侯是五等之第二下接伯子男故稱諸侯今不取也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注諸侯列國之君貴在人上可謂高矣而能不驕則免危也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注費用

約儉謂之制節慎行禮法謂之謹度無禮為驕奢泰為
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
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注列國

皆有社稷其君主而祭之言富貴常在其身則長為社

稷之主而人自和平也蓋諸侯之孝也音義

溢音逸費
芳味反用

如字約於畧反儉勤檢反奢書
地反泰音太離力智反注同

疏

正義曰夫子前述天
子行孝之事已畢次

明諸侯行孝也言諸侯在一國臣人之上其位高矣高
者危懼若能不以貴自驕則雖處高位終不至於傾危
也積一國之賦稅其府庫充滿矣若制立節限慎守法
度則雖充滿而不至盈溢也滿謂充實溢謂奢侈書稱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言諸侯貴為一國人主富有一國之財故宜戒之也又覆述不危不溢之義言居高位而不傾危所以長守其貴財貨充滿而不為溢所以長守其富使富貴長久不去離其身然後乃能安其國之社稷而協和所統之臣人謂社稷以此安臣人以此和也言此上所陳蓋是諸侯之行孝也皇侃云民是廣及無知人是稍識仁義即府史之徒故言民人明遠近皆和悅也援神契云諸侯行孝曰度言奉天子之法度得不危溢是榮其先祖也注諸侯至危也○正義曰云諸侯列國之君者經典皆謂天子之國為王國諸侯之國為列國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則天子之國也左傳魯叔孫豹云我列國也鄭子產云列國一同是諸侯之國也列國者言其國君皆以爵位尊卑及土地大小而叙列焉五等皆然云貴在人上可謂高矣者言諸侯貴在一國臣人之上其位高也云而能不驕則免危也者言其

為國以禮能不陵上慢下則免傾危也注費用至為濫
○正義曰云費用約儉謂之制節者此依鄭注釋制節
也謂費國之財以供已用每事儉約不為華侈則論語
道千乘之國云節用而愛人是也云慎行禮法謂之謹
度者此釋謹度也言不可奢僭當須慎行禮法無所乖
越動合典章皇侃云謂宮室車旗之類皆不奢僭也云
無禮為驕奢泰為濫者皆謂華侈放恣也前未解驕今
於此注與濫相對而釋之言無禮謂陵上慢下也皇侃
云在上不驕以戒貴應云濫財不奢以戒富若云制節
謹度以戒富亦應云制節謹身以戒貴此不例者互其
文也但驕由居上故戒貴云在上濫由無節故戒富云
制節也注列國至平也○正義曰列國已具此釋云皆
有社稷者韓詩外傳云天子大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
白北方黑中央黃土若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土置
以白茅而與之諸侯以此土封之為社明受於天子也
社即土神也經典所論社稷皆連言之皇侃以為稷五

穀之長亦為土神據此稷亦社之類也言諸侯有社稷
乃有國無社稷則無國也云其君主而祭之者案左傳
曰君人者社稷是主社稷因地故以列國言之祭必由
君故以其君言之云言富貴常在其身者此依王注釋
富貴不離其身也云則長為社稷之主者釋保其社稷
也云而人自和平也者釋而和其民人也然經上文先
貴後富言因貴而富也下覆之富在貴先者此與易繫
辭崇高莫大乎富貴老子云富貴而驕皆隨便而言之
非富合先於貴也經傳之言社稷多矣案左傳曰共工
氏之子曰勾龍為后土后土為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
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言勾
龍柱棄配社稷而祭之即勾龍柱棄非社稷也又條牒
云稷壇在社西俱北鄉並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注戰戰恐懼兢兢戒慎臨深恐墜履薄恐陷義

取為君恒須戒懼音義

詩云此詩小雅節南山之什小旻卒章戰章扇反兢棘冰反恐

丘勇反懼也下

疏

正義曰夫子述諸侯行孝終畢乃引小雅小旻之詩以結之言諸侯富貴

同陷陷沒之陷

疏

正義曰此依鄭注也案毛詩傳云戰戰

不可驕溢常須戒懼故戰戰兢兢常如臨深履薄也注

戰戰至戒懼○正義曰此依鄭注也案毛詩傳云戰戰

恐也兢兢戒也此注恐下加懼戒下加慎足以圓文也

云臨深恐墜履薄恐陷者亦毛詩傳文也恐墜謂如入

深淵不可復出恐陷謂沒在冰下不可拯濟

也云義取為君常須戒慎者引詩大意如此

卿大夫章第四疏

正義曰次諸侯之貴者即卿大夫焉說文云卿章也白虎通云卿之

為言章也章善明理也大夫之為言大扶扶進人者

也故傳云進賢達能謂之卿大夫王制云上大夫卿

也又典命云王之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則

為卿與大夫異也今連言者以其行同也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注服者身之表也先王制五服各有等差言卿大夫遵守禮法不敢僭上偪下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注法言謂禮法之言德行謂道德之行若言非法行非德則虧孝道故不敢也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注言必守法行必遵道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注言行皆遵法道所以無可擇也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注禮法之言焉有口過道德之行自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

廟注三者服言行也禮卿大夫立三廟以奉先祖言能

備此三者則能長守宗廟之祀蓋卿大夫之孝也音義

德行之行下孟反注德行及下擇行行滿皆同過疏正

古卧反注同惡烏路反舊如字注同廟本或作廡義

曰夫子述諸侯行孝之事終畢次明卿大夫之行孝也

言大夫委質事君學以從政立廟則接對賓客出聘則

將命他邦服飾言行須遵禮典非先王禮法之衣服則

不敢服之於身若非先王禮法之言辭則不敢道之於

口若非先王道德之景行亦不敢行之於身就此三事

之中言行尤須重慎是故非禮法則不言非道德則不

行所以口無可擇之言身無可擇之行也使言滿天下

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服飾言行三者無虧然後乃

能守其先祖之宗廟蓋是卿大夫之行孝也援神契云

卿大夫行孝曰譽蓋以聲譽為義謂言行布滿天下能

無怨惡遐邇稱譽是榮親也舊說云天子諸侯各有卿大夫此章既云言行滿於天下又引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是舉天子卿大夫也天子卿大夫尚爾則諸侯卿大夫可知也注服者至偏下○正義曰云服者身之表也者此依孔傳也左傳曰衣身之章也彼注云章貴賤言服飾所以章其貴賤章則表之義也云先王制五服各有等差者案尚書皋陶篇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孔傳云五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尊卑采章各異是有等差也云言卿大夫遵守禮法不敢僭上偏下者僭上謂服飾過制僭擬於上也偏下謂服飾儉固偏迫於下也卿大夫言必守法行必遵德服飾須合禮度無宜僭偏故劉炫引禮證之曰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偏下是也又案尚書益稷篇稱命禹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孔傳曰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衮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

得無下下不得僭上此古之天子冕服十二章以日月星辰及山龍華蟲六章畫於衣衣法於天畫之為陽也以藻火粉米黼黻六章繡之於裳裳法於地繡之為陰也日月星辰取照臨於下山取興雲致雨龍取變化無窮華蟲謂雉取耿介藻取文章火取炎上以助其德粉取潔白米取能養黼取斷割黻取背惡鄉善皆為百王之明戒以益其德諸侯自龍衮而下八章也四章畫於衣四章繡於裳大夫藻火粉米四章也二章畫於衣二章繡於裳孔安國蓋約夏殷章服為說周制則天子冕服九章象陽之數極也案鄭注周禮司服稱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又云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古文以山為九章之首火在宗彝之下周制以龍為九章之首火在宗彝之上是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也又案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

絺冕羣小祀則玄冕而冕服九章也又案鄭注九章初
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
皆畫以為績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
黻皆絺以為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驚畫以
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章毳畫虎雉謂宗
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絺刺粉米無畫也其衣
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
玄馬凡冕服皆玄衣纁裳又案司服公之服自袞冕而
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子男之服自毳冕
而下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
大夫之服則周公侯伯子男其服之章數又與古之
象服差矣注法言至敢也○正義曰云法言謂禮法之
言者此則論語云非禮勿言是也云德行謂道德之行
者即論語云志於道據於德是也云若言非法行非德
者即王制云言偽而辯行偽而堅是也云則虧孝道故
不敢也者釋所以不敢之意也注言必至遵道○正義

曰此依正文釋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也注言行至擇也
 ○正義曰言不守禮法行不遵道德皆已而法之經言
 無擇謂令言行無可擇也注禮法至怨惡○正義曰口
 有過惡者以言之非禮法行有怨惡者以所行非道德
 也若言必守法行必遵道則口無過怨惡無從而生注
 三者至之祀○正義曰云三者服言行也者此謂法服
 法言德行也然言之與行君子所最謹出已加人發邇
 見遠出言不善千里違之其行不善譴辱斯及故首章
 一敘不毀而再敘立身此章一舉法服而三復言行也
 則知表身者以言行不虧不毀猶易立身難備也皇侃
 云初陳教本故舉三事服在身外可見不假多戒言行
 出於內府難明必頌備言最於後結宜應總言謂人相
 見先觀容飾次交言辭後謂德行故言三者以服為先
 德行為後也云禮卿大夫立三廟者義見末章云以奉
 先祖者謂奉事其祖考也云言能備此三者則能長守
 宗廟之祀者言卿大夫若能備服飾言行故能守宗廟

也
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注夙早也懈惰也義取為

卿大夫能早夜不惰故事其君也音義

詩云此大雅蕩之什烝民篇語

懈佳賣反字或作解

疏

正義曰夫子既述卿大夫行孝

注同情古卧反下同

終畢乃引大雅烝民之詩以結

之言卿大夫當早起夜寐以事天子不得懈惰匪猶不也注夙早至君也○正義曰夙早也釋詁文懈惰也釋

言文云義取為卿大夫能早夜不惰者引詩大意如此云敬事其君也者釋以事一人不言天子而言君者欲

通諸侯卿

大夫也

士章第五

正義曰次卿大夫者即士也案說文曰數始於一終於十孔子曰推一答十為士毛

詩傳曰士者事也白虎通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禮辯名記曰士者任事之稱也傳曰通古今辯然

不然謂之士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注

資取也言愛父與母同敬父與君同故母取其愛而君

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注言事父兼愛與敬也故以孝事

君則忠注移事父孝以事於君則為忠矣以敬事長則

順注移事兄敬以事於長則為順矣忠順不失以事其

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注能盡忠順以事君

長則常安祿位永守祭祀蓋士之孝也音義

兼古怙反并也長丁

丈反疏

正義曰夫子述卿大夫行孝之事終次明士之

注同疏行孝也言士始升公朝離親入仕故此敘事父之愛敬宜均事母與事君以明割恩從義也資者取也取於事父之行以事母則愛父與愛母同取於事父之行以事君則敬父與敬君同母之於子先取其愛君之於臣先取其敬皆不奪其性也若兼取愛敬者其惟父乎既說愛敬取捨之理遂明出身入仕之行故者連上之辭也謂以事父之孝移事其君則為忠矣以事兄之敬移事於長則為順矣長謂公卿大夫言其位長於士也又言事上之道在於忠順二者皆能不失則可事上矣上謂君與長也言以忠順事上然後乃能保其祿秩官位而長守先祖之祭祀蓋士之孝也援神契云士行孝曰究以明審為義當須能明審資親事君之道是能榮親也白虎通云天子之士獨稱元士蓋士賤不得體君之尊故加元以別於諸侯之士也此直言士則諸侯之士前言大夫是戒天子之大夫諸侯之大夫可知也

此章戒諸侯之士則天子之士亦可知也注資取至君同○正義曰云資取也者此依孔傳也案鄭注表記考工記並同訓資取也注言愛父與母同敬父與君同者謂事母之愛事君之敬並同於父也然愛之與敬俱出於心君以尊高而敬深母以鞠育而愛厚劉炫曰夫親至則敬不極此情親而恭少尊至則愛不極此心敬而恩殺也故敬極於君愛極於母梁王云天子章陳愛敬以辨化也此章陳愛敬以辨情也注言事至敬也○正義曰此依王注也劉炫曰母親至而尊不至豈則尊之不極也君尊至而親不至豈則親之不極也惟父既親且尊故曰兼也劉瓛曰父情天屬尊無所屈故愛敬雙極也注移事至忠矣○正義曰此依鄭注也揚名章云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也舊說云入仕本欲安親非貪榮貴也若用安親之心則為忠也若用貪榮之心則非忠也嚴植之曰上云君父敬同則忠孝不得有異言以至孝之心事君必忠也注移事至順矣○正

義曰此依鄭注也下章云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注不言悌而言敬者順經文也左傳曰兄愛弟敬又曰弟順而敬則知悌之與敬其義同焉尚書云邦伯師長安國曰衆長公卿也則知大夫以上皆是士之長注能盡至祭祀○正義曰謂能盡忠順以事君長則能保其祿位也祿謂廩食位謂爵位廣雅曰位涖也涖下為位王制云上農夫食九人謂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祭者祭也人神相接故曰祭也祀者似也謂祀者似將見先人也士亦有廟經不言耳大夫既言宗廟士可知也士言祭祀則大夫之祭祀亦可知也皆互以相明也諸侯言保其社稷大夫言守其宗廟士則保守並言者皇侃云稱保者安鎮也守者無逸也社稷祿位是公故言保宗廟祭祀是私

詩云夙興夜寐無

忝爾所生注忝辱也所生謂父母也義取早起夜寐無

辱其親也音義

詩云此詩小雅節南山之什小宛篇語寐面利反忝辱也他簞反所生謂父母

疏

正義曰夫子述士行孝當早起夜寐無辱其父母也注忝辱之也言士行孝當早起夜寐無辱其父母也

至親也○正義曰云忝辱也者釋言文云所生謂父母也者下章云父母生之是也云義取早起夜寐無辱其親也者亦引詩之大意也

孝經注疏卷二

孝經注疏卷二考證

諸侯章疏侯是五等之第二○臣清植按侯雖五等之

一然既言諸侯則於五等之爵皆可以兼之矣疏說未免太泥

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古文無兩也字

蓋諸侯之孝也○古文無也字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疏孔安國蓋約夏殷章服為說

○臣照

按安國所傳者虞書則所言當是有虞氏之章服不必別言夏殷但有虞世遠不可考而安國所言又不盡周制故邢氏謂是約夏殷以為說也

然後能保其祿位○古文祿位作爵祿

此卿大夫之孝也○古文無也字

孝經注疏卷二考證

孝經注疏卷三

唐明皇御注 陸德明音義 宋邢昺校

庶人章第六疏

正義曰庶者衆也謂天下衆人也皇侃云不言衆民者兼包府史之屬通

謂之庶人也嚴植之以爲士有員位人無限極故士以下皆爲庶人

用天之道注春生夏長秋斂冬藏舉事順時此用天道也分地之利注分別五土視其高下各盡所宜此分地利也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注身恭謹則遠恥辱用節省

則免饑寒公賦既充則私養不闕此庶人之孝也注庶

人為孝惟此而已音義

長丁丈反歛力儉反藏才郎反分符云反注同別彼列反五土

周禮五土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行五曰原隰養羊尚反疏正義曰夫子上

畢次明庶人之行孝也言庶人服田力穡當須用天之四時生成之道也分地五土所宜之利謹慎其身節省

其用以供養其父母此則庶人之孝也援神契云庶人行孝曰畜以畜養為義言能躬耕力農以畜其德而養

其親也注春生至道也○正義曰云春生夏長秋歛冬藏者此依鄭注也爾雅釋天云春為發生夏為長毓秋

為收歛冬為安寧安寧即閉藏之義也云舉事順時此用天之道也者謂舉農畝之事順四時之氣春生則耕

種夏長則芸苗秋收則獲割冬藏則入廩也注分別至利也○正義曰云分別五土視其高下者此依鄭注也

案周禮大司徒云五土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
四曰墳衍五曰原隰謂庶人須能分別視此五土之高
下隨所宜而播種之則職方氏所謂青州其穀宜稻麥
雍州其穀宜黍稷之類是也云各盡其所宜此分地之
利也者此依孔傳也劉炫云黍稷生於陸茨稻生於水
注身恭至不闕○正義曰云身恭謹則遠恥辱者論語
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云用節省則免饑寒者用謂庶
人衣服飲食喪祭之用當須節省禮記曰食節事時又
曰庶人無故不食珍及三年之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
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
菜色是免饑寒也云公賦既充則私養不闕者賦者自
上稅下之名也謂常省節財用公家賦稅充足而私養
父母不闕乏也孟子稱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
劉熙注云家耕百畝徹取十畝以為賦也又云公事畢
然後敢治私事是也注庶人至而已○正義曰此依魏
注也案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皆言蓋而庶人獨言此注

釋言此之意也。謂天子至士孝行廣大其章畧述宏綱。所以言蓋也。庶人用天分地謹身節用其孝行已盡。故曰此言惟此而已。庶人不引。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詩者義盡於此無贅詞也。

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注始自天子終於庶人尊

卑雖殊孝道同致而患不能及者未之有也。言無此理

故曰未有音義

古文分此以下別為一章

疏

正義曰夫子述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行孝

畢於此搃結之則其五等尊卑雖殊至於奉親其道不別故從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其孝道則無終始貴賤之異也。或有自患已身不能及於孝未之有也。自古及今未有此理。蓋是勉人行孝之辭也。注始自至未有。○正義曰云始自天子終於庶人者。謂五章以天子為始。庶人為終也。云尊卑雖殊孝道同致者。謂天子庶人尊卑

雖別至於行孝其道不殊天子須愛親敬親諸侯須不驕不溢卿大夫於言行無擇士須資親事君庶人謹身節用各因心而行之斯至豈藉創物之智扛鼎之力若率強之無不及也云而患不能及者未之有也者此謂人無貴賤尊卑行孝之道同致若各率其已分則皆能養親言患不及於孝者未有也說孝道包含之義廣大塞乎天地橫乎四海經言孝無終始謂難脩終始但不致毀傷立身行道安其親忠於君一事可稱則行成名立不必終始皆備也此言行孝甚易無不及之理故非孝道不終始致必及之患也云言無此理故曰未有者此釋未之有之意也謝萬以為無終始恒患不及未之有者少賤之辭也劉瓛云禮不下庶人若言我賤而患行孝不及已者未之有也此但得憂不及之理而失於歎少賤之義也鄭曰諸家皆以為患及身今注以為自患不及將有說乎答曰案說文云患憂也廣雅曰患惡也又若案注說釋不及之義凡有四焉大意皆謂有患

貴賤行孝無及之憂非以患為禍也經傳之稱患者多矣論語不患人之不己知又曰不患無位又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左傳曰宣子患之皆是憂惡之辭也惟倉頡篇謂患為禍孔鄭韋王之學引之以釋此經故皇侃曰無始有終謂改悟之善惡禍何必及之則無始之言已成空設也禮祭義曾子說孝曰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夫以曾參行孝親承聖人之意至於能終孝道尚以為難則寡能無識固非所企也今為行孝不終禍患必及此人偏執詎謂經通鄭曰書云天道福善禍淫又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斯則必有災禍何得稱無也答曰來問指淫凶悖慝之倫經言戒不終善美之輩論語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曾子曰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又此章云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儻有能養而不能終只可未為具美無宜即同淫慝也古今凡庸詎識學道

但使能養安知始終若今皆及於災便是比屋可貽禍矣而當朝通識者以為鄭注非誤故謝萬云言為人無終始者謂孝行有終始也患不及者謂用心憂不足也能行如此之善曾子所以稱難故鄭注云善未有也諦詳此義將謂不然何者孔聖垂文包於上下盡力隨分寧限高卑則因心而行無不及也如依謝萬之說此則常情所昧矣子夏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若施化惟待聖人千載方期一遇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乃為虛說者歟制有曰嗟乎孝之為大若天之不可逃也地之不可遠也朕窮五孝之說人無貴賤行無終始未有不由此道而能立其身者然則聖人之德豈云遠乎我欲之而斯至何患不及於已者哉

三才章第七疏

正義曰天地謂之二儀兼人謂之三才曾子見夫子陳說五等之孝既畢

乃發嘆曰甚哉孝之大也夫子因其歎美乃為說天經地義人行之事可教化於人故以名章次五孝之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注參聞行孝無限高卑始知孝之為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注經常也利物為義孝為百行之首人之常德若三辰運天而有常五土分地而為義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注天有常明地有常利言人法則天地亦以孝為常行也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注法天明以為常因地利以行義順此

以施政教則不待嚴肅而成理也音義

曾從八正甚從甘正皆放此

夫音符行下孟反

疏

正義曰夫子述上從天子下至庶人五等之孝後總以結之語勢將

畢欲以更明孝道之大無以發端特假曾子歎孝之大

更以彌大之義告之也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

經常也人生天地之間稟天地之氣節人之所法是天地之常義也聖人司牧黔庶故須則天之常明因依地

之義利以順行於天下是以其為教也不待肅戒而成也其為政也不假威嚴而自理也注參聞至大也○正

義曰高謂天子卑謂庶人言曾參既聞夫子陳說天子庶人皆當行孝始知孝之為大也注經常至義也○正

義曰云經常也利物為義者經常即書傳通訓也易文言曰利物足以和義是利物為義也云孝為百行之首

人之常德者鄭注論語云孝為百行之本言人之為行莫先於孝案周易曰常其德貞孝是人所常德也云若

三辰運天謂日月星以時運轉於天釋名云土者吐也
言吐生萬物周禮五土十地之利言孝為百行之首是
人生有常之德若日月星辰運行於天而有常山川原
隰分別土地而為利則知貴賤雖別必資孝以立身皆
貴法則於天地然此經全與左傳鄭子太叔荅趙簡子
問禮同其異一兩字而已明孝之與禮其義同注天有
至行也○正義曰云天有常明者謂日月星辰明臨於
下紀於四時人事則之以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故下
文云則天之明也云地有常利者謂山川原隰動植物
產人事因之以晨羞夕膳色養無違故下文云因地利
利也此皆人能法則天地以為孝行者故云亦以孝為
常行也上云天之經地之義此云天地之經而不言義
者為地有利物之義亦是天常也若分而言之則為義
合而言之則為常也注法天至理也○正義曰云法天
明以為常因地利以行義者上文云夫孝天之經地之
義者故云法天明以為常釋天之明也因地利以為義

釋地之利也云順此以施政教則不待嚴肅而成理也者經云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注則以政教相就而明之嚴肅相連而釋之從便宜省也制旨曰天無立極之統無以常其明地無立極之統無以常其利人無立身之本無以常其德然則三辰迭運而一以經之者大利之性也五土分植而一以宜之者大順之理也百行殊塗而一致之者大中之要也夫愛始於和而敬生於順是以因和以教愛則易知而有親因順以教敬則易從而有功愛敬之化行而禮樂之政備矣聖人則天之明以為經因地之利以行義故能不待嚴肅而成可久可大之業焉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注見因天地教化

人之易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注君愛其親則人化之無有遺其親者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注

陳說德義之美為衆所慕則人起心而行之先之以敬

讓而民不爭注君行敬讓則人化而不爭導之以禮樂

而民和睦注禮以檢其跡樂以正其心則和睦矣示之

以好惡而民知禁注示好以引之示惡以止之則人知

有禁令不敢犯也音義

易以政反興行之行下孟反爭
爭鬪之爭從爪爭正皆放此導

音道本或作道示神至反好如字又呼
報反惡如字又烏路反禁金鵠反注同

疏

正義曰言先
王見因天地

之常不肅不嚴之政教可以率先化下人也故須身行
博愛之道以率先之則人漸其風教無有遺其親者於
是陳說德義之美以順教誨人則人起心而行之也先
王又以身行敬讓之道以率先之則人漸其德而不爭

競也又導之以禮樂之教正其心跡則人被其教自和
睦也又示之以好者必愛之惡者必討之則人見之而
知國有禁也注見因至易也○正義曰此依鄭注也言
先王見天明地利有益於人因之以施化行之甚易也
注君愛至親者○正義曰此依王注也言君行博愛之
道則人化之皆能行愛敬無有遺忘其親者即天子章
之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是也注陳說至行
之○正義曰易稱君子進德修業又論語云義以為質
又左傳說趙衰薦卻縠云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
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且德義之利是為
政之本也言大臣陳說德義之美是天子所重為羣情
所慕則人起發心志而效行之注君行至不爭○正義
曰此依魏注也案禮記鄉飲酒義云先禮而後財則民
作敬讓而不爭矣言君身先行敬讓則天下之人自息
貪競也注禮以至睦矣○正義曰此依魏注也案禮記
云樂由中出禮自外作中謂心在其中也外謂跡見於

外也由心以出者宜聽樂以正之自跡以見者當用禮以檢之檢之謂檢束也言心跡不違於禮樂則人當自和睦也注示好至犯也○正義曰云示好以引之示惡以止之者素樂記云先王之制禮樂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故示有好必賞之令以引喻之使其慕而歸善也示有惡必罰之禁以懲止之使其懼而不為也云則人知有禁令不敢犯也詩云赫赫師尹民具

爾瞻注赫赫明盛貌也尹氏為太師周之三公也義取

大臣助君行化人皆瞻之也音義詩云此詩小雅節南山之詩赫本又作赤

大白疏正義曰夫子既述先王以身率下先及大臣助君行化之義畢乃引小雅節南山詩以證成之

赫赫明盛之貌也是太師尹氏也言助君行化為人模範故人皆瞻之注赫赫至之也○正義曰云赫赫明盛

貌也尹氏為太師周之三公也者此毛傳文太師太傅太保是周之三公尹氏時為太師故曰尹氏也云義取大臣助君行化人皆瞻之也者引詩大意如此孔安國曰具皆也爾女也古語或謂人具爾瞻則人皆瞻女也此章再言先之是吾身行率先於物也陳之導之示之是大臣助君為政也案大戴禮云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大治夫政之不中君之過也政之既中令之不行職事者之罪也後引周禮稱三公無官屬與王同職坐而論道又案尚書益稷篇稱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又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孔傳曰言君臣鄰近相須而成言大體若身君任股肱臣戴元首之義也故禮緇衣稱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緇衣之引詩書是明下民從上之義師尹大臣也一人天子也謂人君為政有身行之者有大臣助行之者人之從上非唯從君亦從論道

之大臣故并引以結之也此章上言先王下引師尹則知君臣同體相須而成者謂此也皇侃以為無先王在上之詩故斷章引太師之什今不取也

孝經注疏卷三

孝經注疏卷三考證

庶人章○朱子刊誤云自篇首至此章當合為一章孝經本文只如此其下乃孝經之傳

用天之道○朱子刊誤本此句上有子曰二字分地之利○古文分作周

此庶人之孝也○古文無也字

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古文句上有子曰二字天子下有已下二字又自此至章末別析為第七章

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古文三句俱無也字

因地之利○朱子刊誤本利作義又曰自章首至此皆是左氏傳所載子太叔為趙簡子述子產之言唯易夫禮句為夫孝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朱子曰此句與上文不相屬故溫公改教為孝但謂聖人見孝可以化民而後以身先之於理悖矣呂維祺曰經意謂先王真見身

先之教可以化民故必以身先之是因其以身先教
民而知其真見有如此非謂見其可以化民而後以
身先之也

孝經注疏卷三考證



覆校官編修臣查瑩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膳錄舉人臣何思鈞